

柳宗元

竹居致塵

全唐文

卷五百八十五之七
七

蘇家光

竹隱藏齋

金
成
大
學
卷
之
一
十一
年
己
未
歲
夏
月
日
子
午
時
刻
于
京
師
中
國
大
學
院
圖
書
館
藏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八十五目錄

柳宗元十七

桐葉封弟辯

辯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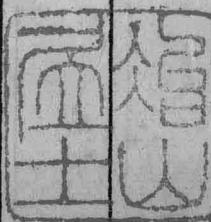
辯文子

論語辯二篇

辯鬼谷子

辯晏子春秋

辯亢倉子



辯鶻冠子

敵戒

三戒并序

設漁者對智伯

愚溪對

對賀者

杜兼對

天對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五

韓愈 十九

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憲公躬孝踐行篤實而辨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沒世與其兄朗畜於伯父氏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口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望臨一時登君於門歸以其子選授奉禮郎楊

於陵爲華州署君鎮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朋遊益附華
問彌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四年
遷右補闕詔中貴人承璀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
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眾君與起
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爲翰林
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旣相君以嫌自列改尚書
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
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九年
以疾罷尋遷祕書少監卽閒於郊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

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
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
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
秦惠公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
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
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
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遭增
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徂公紀消子
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

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道
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予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
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
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
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辨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
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
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燒然而出其類

欽定全唐文 卷五十五 柳宗元

其意緒文辭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
眾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
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
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辨二篇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
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
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

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
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
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
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間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
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予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
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
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

以命禹子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
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
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
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
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
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
德曰視聞其勞死怨呼一作乎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
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
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

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
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
險鑿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
縱橫者時蓀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
校其言益奇而道益愞使人狃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
人之蓀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乎其爲好術也
過矣

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

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鶻冠子

予讀賈誼鵬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盡出鶻冠子予往來京師求鶻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鶻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鶻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

不類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
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旣除詭詭乃亡晉敗楚鄢
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
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
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爲渝敵存滅禍敵去
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
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

并序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

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麋
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
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麋與之戲積
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
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
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眾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
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麋至死終不悟